

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  
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基  
備蓋即知即事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  
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易易爲  
字祖即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  
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  
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始

世俗謂天幽遠不應論竺乾氏者  
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于幻天藐天  
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  
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則小人  
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  
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  
之褻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經  
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禁惡

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  
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  
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  
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  
可爲人而尤慙懇于善惡之辯祥殃之  
應具論萬善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  
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  
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邊

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遠濞  
雪以庶幾無獲戾工 皇天上帝彼其檢  
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  
所謂義文周孔之教哉其爲說亦初不  
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  
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  
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  
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  
於厭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異  
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  
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接  
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  
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  
懲愚傲惰則命討退揚合存是義訓俗  
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徃徃不類近  
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

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  
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臯比而儒者  
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  
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  
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  
休明贊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  
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  
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教語非  
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其  
戴皇天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  
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  
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  
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  
吾中國人問荅之詞也 天主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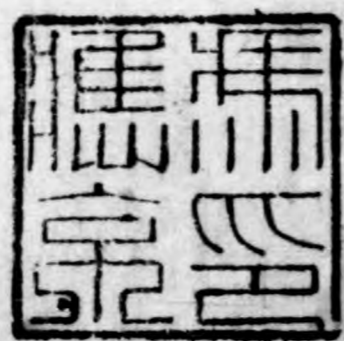
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  
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  
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空之說  
漢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  
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

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竺中國之  
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竺  
閉他臥刺名人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  
爲輪迴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  
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  
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  
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  
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馳  
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  
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社  
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知  
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  
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瘼天民而  
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夫佛天竺  
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  
三王周公孔子及我

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天而駕說  
于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于其下  
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  
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師  
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  
足以定志矣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  
語以証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  
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  
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迴也  
乃輪迴之誕明甚其畢智力于身謀  
分町畦于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  
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語性  
則人大異于禽獸語學則歸于爲仁  
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  
未聞及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  
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

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  
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  
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  
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  
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  
生也晚足不徧闡域識不越井天第  
目擊空譚之弊而樂夫人之譚實也  
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  
謹序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  
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  
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  
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真主未決懷  
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  
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  
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

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  
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  
饜足至於圖僭 天帝之位而欲越居  
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  
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氓沒 天主  
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  
之益彼此皆獲罪於 上帝所以天之  
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  
哀哉豈非認偷爲主者乎聖人不出  
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  
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陬不及  
意 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  
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  
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  
語文字與 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  
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瞶之鄙懷久有

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  
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  
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  
不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惻矯毅聞聲  
興起攻之竇乃述荅中士下問吾儕之  
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  
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  
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日天  
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  
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  
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  
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  
如憲判之威也凡爲善者必信有上  
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  
預人事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  
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

不即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之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顧吾人欽若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天主之寡其寡之益尚勝於知他事之多願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義也若夫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之

時

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既望利

瑪竇書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稟生命與禽彙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技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真福祿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至而止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路所至而止也吾所修己之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已畧明死後之事未知

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授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願領大教。西士曰。賢賜顧。不識欲問天主何情何事。中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貴國惟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西士曰。此天主教。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之。聖賢所傳。自天主開闢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經傳授受。無容疑也。但貴邦儒者。鮮適他國。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語。諳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真。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示。且先舉其所據之理。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大乎靈才也。靈才者。能辯是非。別真僞。而難欺之。以理之所無。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于人。而不能明達先後內外之理。緣此其心。但圖飲啄。與夫得時匹配。孳生厥類云耳。人則超拔萬類。內稟神靈。外觀物理。察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不辭今世之苦勞。以專精修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也。靈才所顯。不能強之以殉夫不真者。凡理所真是。

我不能不以爲真是理所僞誕。不能不以爲僞誕。斯于人身。猶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捨靈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覓物。方遮日光而持燈燭也。今子欲聞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仗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辯。勿以誕我。此論天主正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廢之。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稟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尚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拂。誰得而異之。西士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宰之者。予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觀天之際。誰不默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卽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茲爲子特揭二三理端以證之。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土尊。被難者顧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爲惡者捫心驚懼。如懼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

使之自能尊乎。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于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寘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空。非石之本處所。故也。若風發于地。能於本處自動。然皆隨發亂動。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于天。各以天爲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幹旋主宰。其間能免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撐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其三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獸之類。本寘頑不靈。然饑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矰繳而薄青冥。驚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跪乳。俱以保身。孳子。妨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纔能如此也。譬如觀萬千箭飛過。於此每每中鵠。我雖未見張弓。亦識必有良工。發箭乃可。



無失中云中士曰天地間物至煩至賾信有主宰然其原造化萬物何以徵也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宰於造物理似有二至論物初原主絕無二也雖然再將二三理解之其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卽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球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况其天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于萬品誰能自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已必宜先有一已以爲之作然旣已有已何用自作如先初未始有已則作已者必非已也故物不能自成也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寢臥楹注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乎處置協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爲快則宮室必由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爲一字

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  
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  
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天高明上覆地廣厚  
下載分之爲兩儀合之爲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  
之天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  
於地地居中處而四皆錯行以生昆虫草木水養龜  
龜蛟龍魚鱉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  
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稟五常以司衆類得百官以  
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啖五味手  
能持足能行血脉五臟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  
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不同則生而或  
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  
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強  
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  
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鷄鴨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  
狼而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  
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  
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已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

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  
圍蔽之吾試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  
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游於宇下各得其  
所哉其三曰吾論衆物所生形性或受諸胎或出諸  
卵或發乎種皆非由已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  
物耳又必有所以爲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  
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  
必有元始特異之類化生萬類者卽吾所稱天主是  
也中士曰萬物旣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  
此天主由誰生歟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之原如謂  
有所由生則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  
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  
則無始無終而爲萬物始焉爲萬物根柢焉無天主  
則無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中士曰萬  
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  
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爲物於天主無  
闕者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旣有  
諸宗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以人生人其用人用

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由匠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鋸鑿非匠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與人爲作者軌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者熱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質者此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者也不能爲物之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蓋天主渾全無二胡能爲物之分乎至論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至公至大而其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私且小者必統于大者公者

夫雙親爲子之所以然稱爲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地覆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故吾古儒以爲所以然之初所以然中士曰宇內之物衆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爲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西士曰物之私根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無以尚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云一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自不可謂公尊其公尊者大德成全蔑以加焉如自相等一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滅否如不能相滅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德之尊主如能奪滅則彼可以被奪滅者非天主也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散壞如作樂大成苟無太師集衆小成完音亦幾絕響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

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  
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子何疑乎中士曰  
耳聆至教益信天主之尊真無二上雖然願竟其說  
西士曰天下至微虫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  
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  
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臣賢臣荅曰容退  
一日思之至期又問荅曰更二日方可對如是已二  
日又求四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荅曰臣何敢戲但  
天主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瞻  
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士聖人  
謂嶼梧斯悌諾欲一槩通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冊一  
日浪遊海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  
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  
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其愚  
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旣知大海之水  
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  
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冊耶語畢不見聖人亦  
驚悟知爲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蓋物之列於類者

吾因其類考其異同則知其性也有形聲者吾視其容色聆其音響則知其情也有限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則可知其體也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衆類比之於誰類乎既無形聲豈有迹可入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高大之倪乎庶幾乎舉其情性則莫若以非者無者舉之苟以是以有則愈遠矣中士曰夫極是極有者亦安得以非以無闡之西士曰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也惟知物有卑賤天主所非是然而不能窮其所爲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寔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克也不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口而化生萬森教諭萬生也其能也無毀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

昧無謬而已往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事  
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純備無滓而爲衆善之歸  
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恩惠廣大無壅  
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小虫細介亦被其澤也夫  
乾坤之內善性善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于  
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  
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  
盡汲濱沙可計數字宙可克實而天主不可全明况  
竟發之哉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不  
能窮矣其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  
終今日不敢復賣詰朝再以請也西士曰子自聰睿  
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難處已平要基已  
安餘工可易立矣

##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  
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  
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  
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曰



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西士曰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僉天主教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恠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覽儒書徃徃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纍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行嘿化今惟天主一教是從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用衆然佛老之說持之有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基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尚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况已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今日空曰無者絕無

所有於已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是弁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旣謂之空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尚有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或一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無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分而謂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也譬如某人未生之先果無其人旣生而後有也然未生某人之先却有某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其餘誕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卽草芥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于天主何異

焉西士曰此屈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夫神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彙益精益高其理益寔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隔霄壤矣以此爲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中士曰吾儒言太極者是乎西士曰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奉太極者如太極爲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中士曰古者未有其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竒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冊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况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

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  
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  
特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  
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  
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  
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  
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  
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  
也也依賴者後也也賤也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  
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  
情聲貌色彛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  
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  
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  
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  
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真實焉人心能窮彼  
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  
固依賴奚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  
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

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偃墜也試問盤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况理本無動靜况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與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即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竒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

日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孰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理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註云理者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否則上帝鬼神夫人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已之所無不得施之于物以爲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自靈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者也子固不踰母也申士曰靈覺爲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既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西士曰反覆論辯難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由得靈覺乎此于自然之理亦大相悖申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

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  
 靈覺何傷乎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精也上也有  
 形聲者粗也下也以精上能施粗下分不為過以無  
 靈覺之粗下為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又  
 云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般焉或穹然包下之體如一  
 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  
 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  
 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含萬物之性是也夫天主之性  
 是為全盛而穆焉非人可則非萬物可比倫  
 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十  
 貫所以然者惟黃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性故  
 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性而  
 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眾物之性其能無所不  
 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一也  
 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為自互之  
 類乎理卑於人理為物而非物為理也故仲尼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  
 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

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中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千古聖賢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修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帝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精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



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猶有未諳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解天惟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思之如以大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爲物主宰也昨已悉矣上帝之稱甚明不容解况妄解之哉蒼蒼君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也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况鬼神未嘗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

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上天既未可爲尊况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汙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恭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大抵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峩截業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已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

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  
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  
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踈畧之談乃割開愚衷不  
留疑慮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徬徨要地而  
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  
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  
當尊矧此大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也爲衆祖之所  
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諭雖  
悉願以異日克馬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直道是  
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  
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  
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  
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  
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  
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  
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

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  
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  
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  
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  
夫四時反土于畝畝客旅經季徧度于山海百工勤  
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  
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日之病三百餘名况罄此全  
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  
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具能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  
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  
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  
猶憊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  
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  
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  
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  
不幸所喪盖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  
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

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  
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  
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  
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  
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  
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  
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  
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擾誰  
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况于他道而  
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  
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  
三教之岐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  
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  
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  
皆詐誣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  
著風浪舟舶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  
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

隨手所值繫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  
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  
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  
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  
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  
子孫篡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閭  
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  
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  
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  
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  
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  
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現世之  
情者也現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  
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  
于是不寧不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  
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  
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  
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

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  
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  
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  
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  
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恠耳中士曰如  
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西士曰是何  
語乎佛氏戒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  
歟鳳凰飛蝙蝠亦飛則鳳凰蝙蝠同歟事物有一二  
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言教也釋氏西  
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  
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已私  
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  
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  
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  
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  
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  
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  
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

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  
之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  
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  
名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育而又使  
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  
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  
也此兼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  
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  
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于身形身形死